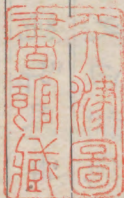




12333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校

書啓



上王侍郎啓

伏念曠違所仰二紀於茲瞻企清光飢渴莫喻  
前同縣生願咸和王重昂皆傳諭深仁特賜存  
憶屬者敬純還時尤具委曲恩施不報罔知所  
裁恭惟明公碩望著於朝端清風播於宇內入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一

君

秉邦憲出總淮漕式分主憂允答民望天下豪  
偉強力之士日用翹首希冀片言不可卒獲某  
困躋沉幽為日滋久而舍氣劣弱受性庸疎徒  
抱慚惶虛擲歲月行隳業弛有負夙心豈謂明  
公橫加德念辟從雲墮但覺魂搖是以仰德之  
餘寤寐難解兼多痾瘵寄命無期雲泥自乖音  
旨弥隔輒因敬純銜恩再往謹力疾牽綴五言  
古詩六十韻目之曰訓德意顯乎詞詞難盡意  
輕冒威重伏帑汗流謹啓

謝大中丞鑿銅梁張公啓

某性狹忤卑羊侵病迫不能遠跡流俗養真恬  
快有乖古人高蹈之度每以為愆大人舍弘繼  
體逮下既以恩決蓬戶仍加標署美名即使齟  
塵之中謬獲烟霞之獎榮踰羔雁愧溢立園辭  
讓未遑莫能自處謹因縣吏奉書通心感至增  
款良切糾結不宣

上張中丞所著詩啓

伏以平丞負高世之才統方隅之任精明勵治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三 二

聲實和長摛藻揆天深仁被物揚沉發滯卓古  
超今首忖虛庸日尋病瘳矧之丘園之美猥加  
羔雁之儀挹渥追慚係心靡所冀圖報稱實亦  
何階謹撰五言排律詩三首少當頌述又別寫  
雜體詩四十五首以備機擘儻定以一言當承  
為稯範且塵困朽質誠愈於刷清涼而蔭玄景  
也冒干威重竊切兢惶謹啓

荅王元美書

以者得奉手札兼貽所刺鄙文及惠貺前後重

疊雖時荷受非心所安竊自念生平多疾才復  
謏拙認於時趣往往同里友生即有累歲不獲  
接面者以此世益踈之辟如鳥獸之性與人彼  
此皆少味耳故與世寢遠瀆貧賤積漸使然而  
非喜為此也至於文詞朴野之極反復類古僕  
豈能遂託於古哉頃蒙所為集序於僕既不啻  
鄙而稱引與所期待大浮本實雖私心冀於足  
下幸致非譽而遠抱慚惶豈有既耶但足下之  
文卓絕邁古知者咸謂類司馬子長今之人無  
有焉是余之文將由足下不朽矣然七寧無累  
足下知人之哲哉以此每不自安今足下寸猷  
偉茂加富盛之年擢轉大僚統兵方隅遠樹旂  
常之勲使余爨石之老能聞而心醉之雖遠為  
慰所恨未緣即奉光塵消此慚惶耳聊賦七言  
古詩一篇以申翹企之情殊不足以勝足下之  
譏彈也一笑

卷陽曲王布政明輔

允文衰病日至切省疵陋短才無足取重當世

獨明公相違數年遼隔數千里况一時勢分之  
懸絕而推誠下逮弥久益薦即以筆札之微庸  
拙不能近古而遠辱嘉命損貶頻仍每用慚惕  
不遑致感某亦不敢自感以為已長惟明公清  
簡直方通明端雅專靜內厚而欲去時之佞佻  
諛佞之習姑與編質踈樸忤俗之倫為方外之  
交以暫遣而不必其盡賢不然則允文之課春  
明公固非一世之知也且復張引廣為推之於  
人必不欲止於一己之知已也與善而不求脩  
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廿三  
四  
為德而必要終明公之大賢何謝古人某何幸  
而遭大賢之課睠如此恨不能擔簦千里函挹  
光儀以展至欵信還聊附狀申俛仰冀台慈俯  
賜矜亮言何能悉

與王建寧敬文書

蕭侍中子雲書梁武帝謂與二王比跡其名特  
冠當世而張懷瓘書斷又云隸書飛白入妙小  
篆行草章草入能梁武於書鑒覈甚精不為無  
見其書世亦罕傳今福州府學有子雲章草書

出師頌是元時虎都魯沙仲威模刺可榻之

卷王元美

陶貞白傳綠疾動未便得書蒙示河南哀冊題詞甚覈宋公直以歲日叅駁謂非褚文是好博文過也此文諸書所載不同意其文佳喜為人書信意更定致多訛耳蕭子雲出師頌元虎都魯沙仲威摹刻福州學中嘗屬王敬文往榻竟不能得今聞索請出師頌墨跡尚在文氏疑為蕭書須取刺本校之所鑿唐文皇及第進士咸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三 五 言

多肉少骨文皇論書唯主筋骨當不自悖其言也蔡未蘇黃諸帖輒為鹵莽題記懷素千文即深意求之固自險拔而乖處甚多且其性顛狂枕藉糟麪潦倒公卿之前書果止此即大人舍和胡能斯須與之游處昔任華贈懷素詩謂其假張禮部得名是有憑藉故能傾動一時或其書不必皆佳或其少作得名之書必不止此豈其書專主峻拔它有不合更不復論未審足下以為何如

荅張中丞書

恭惟明公不遺壤室之疵賤名見舟船接觀踰  
涯實傾羣聽復承垂眷欲因元美園亭招待清  
宴某不敢依違過陋輒便追隨奉陪末座於時  
益復脫略矧以古人之禮雖長孫能廢龍丘之  
癖次公不棄許丞之聾無以過也不圖頭風竊  
發感顛攢眉偃蹇衆中有坊明公之威重竟遂  
辭避深村老生疾根頑固遇明公而不知自解  
即孔璋之檄將復奚為抑曹公之多釁而不能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三  
不錯愕於檄詞明公之慈煦祥和使疾勢舒緩  
而難渙事固殊塗耳豈冀明公留軫重遣翰教  
副以腆贈禮隆仁至拜受慚惶仰企光儀跼蹐  
無地謹具蕪狀仍附縣差申復特希台慈俯賜  
鑒宥某無任敬悚感輯之至不宣

上郡太守范公書

昨奉干書詞兼友生繕寫所為詩賦皆鄙拙瞿  
于大道竊以為持此以往雖竭情披素當益自  
折減不足以自通也不圖深仁遽浹傾注踰涯

揣兮奚堪實出非望當時髦俊之士欽仰風旨  
希蔭光儀莫不聚目攢耳改視易聽以為明公  
之于允文殆古之所謂知己也夫所謂知己者  
言其本無聲援獨能擢舉衆人之中施恩不報  
之地乃為至耳今允文誠以為死灰不復然矣  
鍛翮不再奮矣而明公愍其荒沉不可變化反  
覆敦諭曲加獎誡必欲使不枉其性以盡其材  
良嗚呼明公之于允文固如此哉且明公道峻  
義方志厲行潔躬高明以持己不委順以隨人

俞仲蔚先生集

下卷之廿三

七

百

衆名實于衆口定褒貶於一言其于人良不易  
矣而允文立談之間獨遇知于明公也如此是  
允文雖未必賢于人人而人固取信于明公不  
問其賢不賢而皆歎其知遇之不易也今允文  
亦不敢廣自張引嘗聞馬有能千里者其鬣枯  
飲濁全集原野遊不出乎壘域歸必羈乎卑棧  
久與凡馬同也及夫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  
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肌投伐禍相脅脇  
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



而微表風生矣然而猶以形容筋骨也伯樂九  
方歎則忘其毛物牝牡覽其天機而已是其于  
馬至精也雖未遇夫王良造父之御不盡取其  
千里之行而天下固果信其為千里之馬矣是  
知馬雖不過王良造父而遇伯樂九方歎則雖  
不能千里而有千里之名允文之遇知于明公  
雖不必賢于人人人固取信于明公而有冒賢  
之實斯不已幸乎夫事或可以幸于一時而不  
能持于永久今允文一辱高鑒遂將以為終身  
之幸是故幸莫大焉然允文今已委棄草野兼  
復痼疾彌曠其後徑無緣拜謁大府以丞挹宏  
論罄陳微悃茲承寵命荐臨而旌旆又當遠控  
南服雲霄日迴酬德無門循念始終戰慄無地  
謹撰五言排律詩四十韻庶幾榜人勞歌之遺  
伏惟不棄涓塵終賜甄錄豈勝至願

与王元美書

某頓首白元美郎中足下得去歲七月廿八日  
書魚蒙惠詩省之下念存至厚也聞甚苦瘡寒

尋已復動殊馳情耳內史吳君足下未接清塵  
乃遠見延納即欲使推重于時之人而此公何  
以失鑒于僕若此豈足下必有浮實之譽念之  
真若負泥刺于背足下可為僕謝之頃自寇亂  
早嘆荐加天地焦涸白骨募野萬姓惶惶靡有  
懷生之歡而僕從枯槁偃蹇其間雖欲冀善餘  
齒其可得乎若朝廷于此復無曠蕩之恩則  
弱操之子終不能甘殉溝瀆雖有漢水方城其  
無土崩魚爛哉恭惟巖君勛實日茂寵暎弥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三 九 宏  
萬足下又以英才奉職自著美譽少吐一言必  
能弘濟艱厄不朽之烈矣在南征北伐乎萬賤  
之直不如一貴之曲况貴且直乎願足下留意  
焉不悉

答吳明卿書

某頓首白頃王叅軍還忽辱賜書且忤且愕不  
知所喻又云嘗枉舟船竟無緣瞻候光景至今  
聞之益以欽嘆僕本弱才而頗有志于古之道  
間嘗為文亦不欲飾募詞以希近觀往往拙樸

過之雖同志者稀所欣賞然枯槁于窮閭久矣  
元美反以為然乃稍一抽揚之私自以為過量  
不意復謀知於足下且足下体德舍矜才情卓  
犖遠規屈景之清則而又身居顯重之地吐音  
抗論便是經世而乃猥辱于蓬茨之微定交千  
里之外若數接頽慙最故者縱風義所昵有  
遺形骸如僕弱才又豈宜荷昔李充說士甘于  
貧肉由斯而言豈誠過足下哉而足下又以僕  
方之禎卿禎卿婉約有度晉宋而下咸可伯仲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三 十  
若元美信斯人之儔也而後適時或過之其他  
苟有牽率終未稱為成章以僕方之非其實矣  
僕今棲守窮城又遭歲惡夙夜焦灼鬻心靡所  
而于筆札實有未遑足下又懸索之不以為陋  
雖欲申其極思已見之涼奈何聊徃雜詩數首  
以復來論而足下亦不必盡求之於詞也惟當  
抱義閑卧以報足下之相知而已足下惟矜察  
之瞻望既遐彌勤企想

昨蒙謬眷猥示以所著文籍私幸左右將以叢  
蒙而實非淺契者所易稱言且允文處才非時  
身自癆瘵永期沒齒而日月既悠信道未篤每  
若履巖崔之絕崖臨廣野之無垠而狹中弱操  
顧盻周馳不覺汪洋忽以自失因仰希古人立  
言之旨庶幾接武往躅而才與韻違日得日喪  
又無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  
內耳以此媿恨靡以自裁而左右迺謂其粗有  
知識至今以所著文訖加校戡承命反側日夕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三

十一名

研求冀獲曠隱以資起予竊惟左右抱道含德  
遺榮杜門玄覽六經大聖之要典發其精英以  
標人文之準積有歲年今如郊祀議旁綜傳引  
章明天地之體以北郊配南郊非古以正大禮  
刑法志卒反傳忠蹇傳以省刑為本持法為卒  
忠賢有匪躬之節真足以昭直羸而挫頑佞歌  
詩取恬淡冥寂為高往往出於無心而其趣已  
至至於書序銘誌之作尤有慈雅篤厚之誠大  
松因文寄心託理定制非如近世循膚剝剝盡

於詞而已夫天地叢春萬物迫遽有不得不然者豈宜淺弊者咕咕搖舌妄於稱言哉古之子雲在後世之相知耳今李緒瑣瑣誠奚足云謹少効鄙人之私造次求益辭拙意簡不備宣陳伏惟矜其愚而加察焉允文頓首再拜

上郡學教授向先生書

比者獲仰覲光貌兼承誨言悼其無成深加獎掖私心荷遽不知所云恭承先生才為世出行履謙冲道繼芑舍志極通濟辭紛濃而守高棲

翁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三

十二

淡泊以持神推德匿瑕陶鑿庶品於時飛文吐華之士談經味道之賢莫不嘔嘔喁喁稽謀問意其不以此時觀歡愉備末議竭心慮求所謂瞻仰重輿之美進退羣班之次而欲捐放於教外含憾而勤罕是何拙惑之甚也竊又歷方古之魁士若子張以鄙家而學于孔子段干木以大駟而學于子夏高何子石之爨也而學于墨翟索盧參之狡也而學于禽滑離四子者戮辱之人也非惟能免于戮辱皆有以顯當年而名

後世者得其師也今某固不能參跡于四子而  
亦無四子之穢德然獨舍臧勤卑外違盛教之  
益內包拙惑之差豈直闢闇晦排摧禮俗之  
謂乎綜量致實靡所折衷以此為謀誠非得已  
是以私曲煩縕固非筆札所能盡若不假此以  
自通則雖有控款勤懇之愚拜控無路矣敢不  
陳寫以自解達某竊聞天不一時故能委命相  
高而成萬化士不一行故能遺世獨立而興事  
功其居也澗潛其動也龍變是故古之豪傑之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三

十三

君

士能不令已失時當其得也若超踰杳冥而蹶  
高擢煌煌乎其言赫赫乎其行翩翩魏闢之上  
而名滿四海之內生則德澤被生民死則勛業  
鏤鼎爨光輝灼而耀舉世所慕希若夫藏彩韜  
光盤桓瓌室不搖暴不詭隨不激昂以為清不  
矯抗以為危不冒詬以逞願而志乎德行不嚙  
意以渝檢而言範乎詩書聲溺于委巷善止于  
一軀恬愉而不矜介乎其無所於趨夷險于夷  
於分之宜泊然無所厚于世而世亦莫之知及

其精宅於載藉貼誨於來世羣躡既遠而曠然  
獨峙此其究也是二者所由異路而同歸於純  
軌今某性能頑乏體質偏拘身無特達之節行  
無推擇之奇昧通人之遠致局曲士之熾摟於  
是三者而成無所取則焉雖復累稔弥羊耽精  
於藝術摹思於重深而識慚奇分未烹百的徒  
懷復養終媿前英縱或志慮開拔遣詞過人戒  
口譏彈卓為精正亦欣然便以為得然而知其  
一之得而未睹其一之失也是故智者附權達  
翁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二 十四

士因時裸入而衣出者病不能變裸人之俗錦  
衣而吹笙者墨翟不能違荆王之所欲吹籟雖  
善不如野音之適也鼓瑟雖工不如工竽之得  
也與衆殊伎者必孤而難合與時異趨者雖勞  
而無功今某既無可協之運而技有殊衆之嫌  
况復痲疾弥年精氣羸弱而欲與汗血之士賈  
勇相排虛盡日月雖使天假其年至于蹙危昏  
塞瞤然為遺種之老終無一成豈不深可惜哉  
且某受命非厚小兒裁六歲而面目失明隨聲

辯人動止無據投足向路怕若避柱更步生途  
怖于履虎形性相離指畫失實是以觸目增感  
不能湏臾去心但有悲慨耳推之人理已極遂  
用殄念剪跡固守其常以俟天道之終有復也  
豈敢言非其願萬一有所希望以招穢於塵形  
哉某又竊念受教於門下之日已久不能數數  
俟見以發其覆一旦欲自引去而齋志於泯泯  
以無聞是誠宜遇而不遇也計莫有悖于此者  
故既為書一通而又繕寫舊作一帙以畢所愚  
俞仲蔚先生集不卷之廿二 十五

儻奪覽觀而甄裁之則是鳥語蓮伯翳而綜聲  
牛鳴逢葛盧而辯音荆山之璆不離斷趾即有  
以垂洪輝而發長譽踰輪函子之駿一遇寒風  
贊君之徒即有以見微表而貴其能千里也豈  
不幸甚幸甚謹伏候門下以拜教命之辱無任  
惶悚之至不宣

荅歸有光書

某頃首熙甫足下承示所叙為張烈婦事文妙  
理直能詳極其鴻烈義行讀之驚惋無已十室



之色必有忠信靈芝醴泉豈有涯擇哉及覽所  
為諸友生書又歎足下美志風義振於流俗而  
悲俗世之日靡也嗟乎今夫稱至德懿行於人  
雖使愚者聞之必慕而悅之而知其為賢也語  
淫溷汙濁於人雖使不肖者聞之必憤而疾之  
而知其為惡也今親見其人之賢至于殺身而  
疑之親見其人之惡至於殺人而不能憤與疾  
焉自今以往天下之為善為惡者又將何所止  
極耶則是陳編黜於瞽奏英詔於聾者豈若數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三

十六

而女有不易之行而士固有一定之論曰海之  
內八殞之外與千百世之後其人豈盡終於靜  
替歟曩倫反道敗德恇愁煩寃如今日而已耶  
語曰鍾山之玉炊以鑪灰三日三夜而色澤不  
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精誠之至同乎天苻古  
之瑰璋豪傑抗行之子所以憑心積望頗頷曠  
恨懷氣於當年而能不與世廟滅者必有待於  
千百世之後千百世之後其人與我不相解達

也而獨能大揚摧之豈世真有遇不遇耶故天下之事始疑而終決者其決也必足以布信于天下始晦而終彰者其彰也必足以揆麗於千春今是下之義能使庶女之寃一旦如刺重淵揭日月以銷東南數百里之旱豈不躋與如必欲僕有所撰述以貽此方之人用以為榮恐薄德徒勤翰墨不足以恢作者之軌為衆所信傳示來世也茲具小札聊布所懷以附往信

與李于麟書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五

十七

僕寢跡林野無異鑿坏乃辱王青州元美數見相存許為知己與之分好亦已數年元美每稱是下之賢有耿介不拔之操奮詞綴句有德踵偉長之遺聲比徐汀州子與按部又出示是下五子詩音義清妙吟誦于口耽玩於心非復常言可比念不獲即与是下晤對聆其緒言以為歎恨頃又聞是下遠見獨慮翩然高舉盛年息心開廓止足之分意雖九有之廣實鮮斯儔真可謂風疎人倫之表情逸雲嶠之外者矣即曩

容薄游何以過之元美書來以僕與足下既生長同世而姓字康康苟風期所親亦奚在于數面耶深感斯言之達輒不量其鄙淺聊送詩二篇以當面覲臨書不勝縷縷

與吳給事明可書

前嘗兩奉書雖不得問懸知雅意垂篤也子與太守按部過辱枉賚衡闈間誦足下所貽新詩清句遠調冷然奏響入耳愜心足想逸情不可言了接後又聞此詩已附周水部處尋往索之

俞仲蔚先生集

八卷之廿二

十八

竟不得愴恨莫可言伏省足下英才峻節追躅古人自宜與時齟齬但感慨不能不于此而係之于此為文反復有奇遠絕俗之思蓋與世既遠不從蹶躪塵埃間耳足下必大獲之倘不惜少傳其聲令共和之未為失也子與入閩云必要足下晤言因上狀布悃親觀無期不勝企戀

卷五元美書

比緣微痾遂致困憊弥曠四波旬矣中得足下兩書兼蒙厚貺蕃展再三省足下戀戀之意不

覺灑然頓欲滿此病苦耳僕前時奉書六緣火  
氣燥發頭岑岑寫過忽便遺忘得無有相詆語  
否挽詞佳甚恐不宜大出示人也子與醜籍高  
流然非足下無以發之其能傾倒人至此豈其  
性然耶邂逅來每自念足下不去口實足下想  
亦同之足下按淄青來曾未踰羊而長譽日至  
甚善昔司馬子長叙其民俗寬緩闊近有大國  
之風而足下又盛稱其山海勝勢多古賢士大  
夫之遺蹟誠鄙人所引領第自拘迫真若置鞫  
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廿三 十九叶  
域中不能一蹴而起復何緣高視闊步跌跌取  
路千里邪特想足下寸心周馳飄飄比之懸旌  
耳明善春時已決計北游僕直須寄心假彼一  
吐也人生最苦老無百年之期僕亦非不念此  
若更役役非心所便轉復不喜意足下亦不以  
此相短故偵僕委曲使者臨當發還書餘病  
尚未歡痊不能悉天氣向寒願自愛乃慰遠懷

答吳明卿書

志道來具審動理佳豫治行廉明為世矜範且

復貽以妙詩謬加推許灑然清響都盡常言又  
特損資相餉紆意弥隆遠而不遺刻心何已雖  
僕與足下限闊平生而遙情相懽逾於面昵東  
方之言誠非虛設於千古也但未審何時獲奉  
良談以慰傾渴元美當亦未竭情塵必不以縫  
掖之賤加於二千石也想為大噉山川伊阻是  
用痛脛書不具宣

與吳明卿

去月雖附書往信而瞻晤眇復無期可為歎恨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三

廿

所命詩序深媿淺劣不能曲討微言章闡大雅  
然尋玩既久粗能會心用述彷彿垂答未旨辟  
猶蒙褐瓊琳器類殊別益復重傷其致耳昔宣  
尼不假蓋於子夏是不謬其所短也足下於僕  
將無謬乎王節推周慎好古元美實其宗門今  
接比貴郡其信往復用為書郵當無金玉其音  
以副飢渴喜復何言

與李于鱗

去冬元美還稱足下衝寒出四百里外相唁真

凜凜有古人之壯節且損卷妙詩特以相况所謂渥洼之駒龍門之桐大非倫匹矣三復來美良以媿懷未知何緣追逐高踪臨帝不覺神為之馳也

又

昨見遊華山長句甚佳又聞有華山記當是竒文幸不惜惠示令共欣賞也聞足下下山時從叢棘中出衣襦盡為胃刺又迷失道退之以來惟王安道與足下三人而已安道名履元末時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廿三 廿一 齊人精醫藥方嘗游此山頗為詩亡慮數千言至今猶傳寫之又善画自為圖四十幅用馬遠夏珪墨法今臨本六殊絕也暇時當臨一二帝奉觀以見古今人之不相遠耳

卷汪中丞

伏惟足下碩學偉才既已白著中朝而旁宣義風開廓大分又能遠追中散千里之遊足使聞者稱美甚善元美兄弟方殫為足下治具以究平原十日之歡不謂旦夕乃遽揚舲而西而僕

亦竟不得少覲光儀每以為恨頃元美還諤辱  
手翰款然翁其虛襟况知獎拔時雖榜人乘流  
逕邁俾高蹤咫尺有飛沉之異然情寄委萬絕  
過始圖殆非常言可擬知便還京口當暫停憩  
而衰疾淹遲不果輒行以副此懷聊摳古詩一  
篇用見傾企特冀省納以備譏彈不宣

與周大叅乞除名書

承諭本縣猥以賤名應詔退自循省不覺汗

流竊念朝廷初綱亟於圖治雖於淪蹟廣為甄

俞仲蔚先生集

八卷之廿三

廿二

求以其人居必有絕俗邁倫之行出必有贊皇

知化之略乃久自藏珍委而勿用時所歎譽咸

謂迷邦是宜特為昭宣以答天旨如允文性姿

庸陋藝術凡蕪名廁編戶之微身嬰沉痾之疾

杜門屏跡積有歲年庭長仲蔚之蒿座穿幼安

之榻誠以息心沒齒靡敢外于矧今濟時賢充

溢閭閉而獨垂情允文言之則有爽其實用之

則無補於時如斯之人實濫清舉尤於神明之

宰寧不有損知人之指獲譴衆多不容於口伏

惟君子相知有素曲為轉達便使除名則河東  
白豕無復貼晒今日事出至衷必冀垂省不宣

答徐子與

去歲承手翰卒卒奉復竟失候太夫人行期深  
用悚惕比辱遺書兼致腴貺念足下誠有切至  
之懷愧荷殆無以喻元美云如足下古意於濁  
世見之尤足為慰可謂知足下矣聞足下治汝  
寧能使時和穀熟別去宿蠹吏民敬信遂大喜  
為撥循吏贊奉貽欲足下益以崇篤斯義方之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二 廿三  
古人也且又以汝寧名郡多古賢豪之蹟尚缺  
記載輒欲相要采輯遺事將以傳之通都副在  
名山此則循吏之規規所未遑也至如某何以  
堪此唯足下才弘學瞻雖當史事之煩必有餘  
力以膺制作之任而遠以濫推是使蒼蠅附驥  
尾而致千里也况復歆以嵩少之游豈不大快  
於私懷特足下為恩之博而忘其力之繇薄也  
又候暮春氣暄寒疾瘥損或當為足下千里之  
行并展契闊信還謹布微悃諸惟順時調攝為



慰不宣

又

前在吳門奉觀顏色得拜子相之喪匆匆奉別  
雨中發舟不勝悵恨比自秋冬又苦舊疾無緣  
還信以解契濶比得公瑕處去月書知足下又  
往拜子相於金陵蘭若中僕亦欲為誄詞以答  
子相之知至今尚不得一字而王司馬函問荐  
及忽若陰刃深入不覺至痛之切也比聞司馬  
臨刑時不俟覆請元美兄弟欲上書辯寃徐少  
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廿三 廿四  
傳鬻拍相解事後五日已出都城計當留泊臨  
淄解凍時可南下耳相知數子袖變略盡推之  
人理當復何言比元美兄弟並有書裕此隨馳  
上所須扁書并門帖子方疾發財得書去人又  
不欲停未能卒寫當亦在舊歲附往也不悉

又

承使者再至禮隆物重深自省忤過於所當且  
又感稱彼山川之奇欲致同賞竊自謂生年鬻  
爵有踰沉沉今乃驟發於公是雖抱疾弥年必

欲決力并毒以赴公之謀知六須令千載聞之  
以為快耳不意吾徒數公動輒困躓此誠天窮  
非特人事然也王室多違賢人矢志即雲羅天  
經所挂竟何物邪良以歎恨首夏計抵吳門必  
須一信當奉詣暨遣積意至願至願所賦隨欲  
附復恐有遺誤容俟別上使還謹勒狀布悃諸  
惟順時珍調為慰

謝王太守

頃承台慈曲降尊貺下逮蓬茨雖復懸齋之室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二

廿五

宋

榮光所浹頓使忘貧因語府庭展其愷欸以答  
所天不圖以海鴻沕彌增深廣愍其垢穢轉與  
滿滌益賜燕閒浮觴接侍略去威重良誨繫加  
時惟許丞正頗重聽而次公仁蕙附特亮音岳迫  
闌夕罔知厭怠仍遣夜直引照明燈不知何能  
叨此汎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引照明燈  
不知何能叨此汎愛念雖隕越未足酬當是以  
引退信宿冀復詣謝緣狹舸搖蕩涼雨滋浥舊  
疾載嬰使亟歸還仰惟事尊罪涉踈簡眇然翹

首靡以自寧隨命詠賦圖冊諸詩已竭庸思屬  
韻成篇然蕪類百端多自憎忽不敢輒獻竊恐  
稽久負譴至深謹遣狀奉白委曲想大雅舍弘  
必蒙矜愛德教所及喜復何量伏希不勝屏營  
悚感之至

荅王元美

方春暄燠體力漸平忽奉臈月書具審佳牒并  
蒙惠藥物慰荷無量去歲春時辱以枸杞葡萄  
潞紬為信以殊方異產即便分餉親舊与足下  
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廿三 廿六

相違五霜前後得十四書情之周渥固無踰足  
下然足下於此似有故人之累媿可言邪且又  
以僕與足下雖音問時時相聞獨未得接杯酒  
為歡今足下於青州吏民絕有名跡必得大拜  
時或來南一握手耳昨聞吳明可竟尔罷去吳  
楚遠已無有覩會之期盧次梗初聞自淞江  
來郡中時友生嘗於扇上出僕詩次梗遂題其  
後以見薦好竟未得一而也徐子與方持父喪  
士之不過良可歎恨于鱗高蹈獨遊斯人實難

其儔也僕雖未與之接道心竊慕之且承來諭  
因撰古詩二篇以通款曲尚候刊定足下可發  
視之寄去也所翰尊府司馬公親過強虜以當  
盛秋而復抑馭斷斲夫人之醜正言能非一世  
也應德功名日損所謂遵養時晦乃若是耶命  
寫洛神賦書殊不佳大不便於公面也随附信  
往諸惟自愛強立循名不具

謝徐子與

頃承誨命力殫薄伎且咀吮衆腴弥使茂實不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三

廿七

四

鮮方內舍私慚而還書累複溢於獎譽又兼貶  
醫林方書黃精玆墨絨履且竒方秘於鴻寶靈  
藥表於銅山信振衰延年食餌養體之所須也  
而絨履過於純絛非止飾足温煖抑以緻理若  
夫嫩烟紺黥凝華發采即以仲將自詡有不能  
加發書開函益用祇悚本圖會莖山園冀申言  
侍無狀舊疾未便盡除年齒漸衰適值陰景遂  
不能遠離戶庭重有慨戀必蒙原察適臨書不

勝色邑

荅張推官

恭承嘉命臨貺蓬樞非望所圖漸幸交至輒遂  
忘其陋劣牽綴成詞蚩鄙百端點穢圖冊殊不  
足以知通人之遠致是以累日不獻其為媿悚  
何可復言且仰承明公高懷雅度所至興文緣  
物附情動無乏思回環誦玩彌見其佳即欲詣  
謝階墀緣賤恙不便舟舩謹令家弟齎狀奉伸  
微悃伏惟俯賜鑒宥不任感惕敬謹之至

與王元美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二

廿八

僕窮居寡儔晝日瞻聽既以自娛至宵寤益復  
媿媿神魂鬱塞惟得足下一書輒欣喜尋玩累  
日亦以嘉足下之高義歎知我者之真能慰心  
也去月聞尊公司馬忽罹橫變闔門驚惋不知  
足下何自為懷又聞足下義烈天發即欲詣關  
通尺牘追緹縈之往躅恐今足下之事非一女  
子所比昔文帝以一女子之言聽贖其父之死  
歲中即除肉刑之法蓋漢之至仁主也古人之  
陳迹曷可妄追尊公功多而援薄痲淺而猜深

其終當未能即解也且伐巨木者不先去其柯  
條本雖僵仆遺之者必蒙傾壓之患何則木之  
巨者其柯條必繁蔽翳必廣雖有斧斤懸於空  
虛其勢未易相加也是以柯條未去誠不能盡  
絕其本恐今乏下之家將復有謀其柯條者願  
乏下深思之以茂遠猷會面無期北望不勝邑  
邑

答沈竟俞

所貺羅浮石硯比夜歸裝函視之光彩彫瑩如  
俞仲蔚先生集入卷之廿三 廿九

丹霞白雲爛然滿目稍拂烟黛涵若玄霧乍披  
林顛遞出足令展竒思也昔張祐令南海得浮  
羅石筍遂自克歸今僕不踰戶庭忽蒙乏下致  
此喜可言耶將贊稱為羅浮君與之游旋於竹  
素之園見乏下雅懷耳先遣狀奉白方秋熾灼  
未綠過乏下高齋謝也

與周維辰

嘗所奉書卒卒臨帑因事達之不復致思而遂  
辱見留昔曹君苗見陸士衡文輒云欲燒筆硯

今自視其醜寧不內愧於心乎聊復別寫數章  
相易更視它日不知當復勝此也

### 荅程子行

承雅意以文字相推一有纖疑便從訂正念足  
下聰明良以為快乃辱不遺遠致佳惠山憲掇  
茗時復出之荷不可言已卜鄔氏北宅今移家  
矣弄孫之兆尚爾森然且朱婚一旦夭折事事  
相關悽悶莫可自解垂老罹此荼何柰何鳳洲  
伯仲文贊并所寄書刻附上詩存比素緣無時  
餘暇遂至遲滯杪秋定畢此適不負也信還附  
謝諸侯面不盡

又

承聖念佳惠時及感荷無已且專意小兒遲子  
至欲禱神益省情至但自有數為之柰何所委  
序文當俟暇時具草不負詩稿須以臨行時改  
正本寄來再校鳳洲仲冬時可轉其乃即初場  
已中二場以失表下年踰貼出蓋決料才也見  
當致厚意令毋舅歸便草草布謝小物將遠款

亮之

又

遠遠忽忽四霜歲月道迫胤嗣蕭條此雖有數  
時使悵然辱厚情懸念遂煩玉趾往禱靈岳兼  
蒙損貲遠致符籙若果岳能降神使小兒永藉  
冲蔭即有能羅之祥豈惟終身之感而已湯餅  
之歡必佇相過耳跡墨甘餌益損佳惠悚息悚  
息知婚嫁方殷未期面晤輒勒狀奉謝不悉

又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三

卅一

去歲匆匆附慰此後不得一問比審體中復為  
瘡瘍所窘憂中仍爾加厄非情所堪柰何當慎  
加調攝以答賢母存時之慈可耳道遠無能展  
私聊寄香帛見欸計不以薄為嫌也前所托物  
俱致无美兄弟時有謝帖敬羨發時令道謝意  
所徃物乞檢入之汪羅山兄弟曾徃唁不期春  
夏過晤果不徐觀察約抄春假晤亦并為申委  
曲笑諸俟後信不備

又



比數亦遺惠匆匆不得附書有言輒附語令辨  
致之想能亮也墓文已刻石搨碑人在王太理  
所至便搨寄傳文來月亦可畢業徐方伯王少  
叅二公哀詞恐不久亦當寄來諸委曲當已達  
籠禽甚馴擾可愛但其聲弱似於穴中稍怯耳  
遠物固自珍之未審何日得共聆之解濶懷也  
羅山得麩面不見闕與致意舊歲汪仲淹至道  
君意欲乞墓表想其司馬公亦已知之俟少暇  
為致書亦未晚方有小惡草草具狀不能悉

俞仲蔚先生集

入卷之廿二

廿二

又

久不聞問極為懸想且知令孫失於周慎貞用  
於邑僕幸德庇近得一孫亦而月衰頹之幸聊  
足自慰賢節壯少當更蕃衍不必過慮損冲懷  
也誌文承諭改定馬生遠竄難覓遂倩唐家勒  
石似勝舊刻未審以為何如徐方伯竟尔奄殂  
其輓詞已不可得惟王憲副久不寄來當促之  
耳信便草草附布濶懷不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跋

題翁氏宗譜

翁文欽嘗乞余為宗譜序而文欽自少客游不復見大宗之譜自其先學士下至郡馬六世皆不詳其諱字官爵行實比文欽歿後數年而其兄德輝持譜欲余增書之余識德輝兄弟既久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四

一

宏

德輝歸已餘二十年老矣文欽又歿德輝再至余感其兄弟之友愛而皆知重其本也乃復為綴記其後按學士公諱澍字子平號青山唐僖宗時以進士拜學士後以親老婦養于家惇行孝弟時都官負外郎李頻言公德于朝詔徵不就上甚嘉之所著有青山集都尉公諱炳字光遠光啓二年擒黃巢有功封都尉京兆公諱應弼字朝佑宗淳祐中登進士授徽州績谿令歷官御史京兆尹翰林學士脩玉牒轉工部侍郎

贈善慶靈公賜紫絲網袋盛誥勅祠加以銀飾  
仍令太常寺立像命配本府烏龍廟恭軍公諱  
省字日新宋寶祐四年登進士授饒州貴池令  
遷本府同知歷湖州司理密軍郡馬公諱鵬字  
萬里為郡馬夫自學士至郡馬凡六世今考應  
彌父諱登以子貴贈正惠昭德公立像下梅菴  
而此譜失載不知何也余并為增書之俾合大  
宗之譜而輝之後世亦皆有所考也

題職貢獅子圖後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四

二

此職貢獅子圖也唐閻立本實為之宋宣和中  
嘗秘之內府按唐史貞觀九年四月壬寅康國  
獻獅子太宗矜其遠來詔虞世南作賦編之東  
觀而張九齡等咸為之贊立本時以圖画見知  
其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烟閣功臣圖與春苑池  
異鳥圖當時以為絕妙余意此圖必與世南九  
齡等賦贊一時為之偶未著耳今觀其所圖獅  
極異狀椎詭俊特真能向視犀象孩撫熊羆有  
非它獸可以至其斂尾弭耳柔馴服御與羣胡

並馳又若有依仁率舞之態按之賦贊所稱往  
往而合是以知其出於一時無疑也夫太宗弱  
寇而起義兵定天下未三十而即帝位智廟勅  
敵威懾黜夷自謂其功頗有加于三代撲亂之  
主此特令臣工侈其事以矜遠人然方諸旅葵  
之訓豈無慚德于此亦有以見貞觀之治而君  
臣之相與者如斯而已

題沈周雞雛圖後

昔五代梅行思善画雞世遂號為梅家雞而周  
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世四三  
此圖所画雞雛能各極生熊假令在當時亦豈  
後於行思哉此圖出於王府博家而魏子購得  
之珍於金玉携以相示余以雞特常畜一點染  
於毫端便使人嗜玩之不已其神妙真有出於  
形似之外者因留几間數日題其後而歸之而  
知尤物之能移人也

題麻姑仙壇刹

顏魯公麻姑山仙壇記有大楷碑在宋時已經  
火不存今此小楷或云非魯公書然觀其楷法

精巖勁拔非魯公不能豈以公平生無它細書  
耶意此書執筆甚堅故能委曲盡勢學者須以  
此為法也近此碑後有西裂文亦漫漶不鮮此  
獨完好當是前代榻本

題松雪書

余嗜松雪書不減耕野而此書爛漫信筆兼多  
奇語精佳且雜卉小幅尤得象外之趣可稱三  
絕真能使人意移而增嗜也矧楚比來書甚佳  
知其多出於此當為改觀以俟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四

四

題大叅永嘉王公所藏趙子昂書大洞經

後

允文嘗以大洞經乃晉宋時人摺拾叅同契黃  
庭內外景諸經為之托之降神欲以取信然其  
文清旨飄飄真若有出於埃壙之表故每喜誦  
之時摠游仙十章用以寄志大叅永嘉王公遣  
示趙承旨所書此經命使題識竊謂承旨書於  
內外典為最多而此書似特整潔豈亦美其文  
邪承旨初學二王晚入北海而此書無北海法

疑其為中年筆也。瓊笈金書實稱秘籍受命兢  
悚仍加歎慕固以局狹罔覲幽溪獨塵恩篇題  
以為幸耳

題海天落照圖

唐李將軍父子畫世不多有王大理元美遺示  
仇實夫所為湯氏摹昭道海天落照圖特為奇  
絕若其晴蛟蒸雲不能彌天而恠氣曛黃恚變  
初色海島激澗村樹晶熒參差縷分如出幻景  
措意著色尤非平時落照可以令摹本若此不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四 五  
知昭道之蹟又當何如耶昭道本已入內府經  
煨燼矣則此本宜為人間所寶輒綴書其後云

題趙伯駒畫陶靖節歸去來辭圖趙承旨

書詞真蹟

昔人謂趙伯駒畫人物精神清潤觀此圖雖無  
款署知當為伯駒筆也况其詞又承旨晚年之  
書最為精絕元美大理得之張幼于既自題其  
後復俾余鑒定知其愛翫之無已也

題文待詔玄墓四游圖

玄墓者昔宋青州刺史郁泰玄墓在山中初泰  
玄為人仁恕德感鳥獸莖日有羣燕數千嚙土  
冢上時人異之遂以郁名命其山其山熾巒迴  
複翠竹蒼松蔚蔚嵐霧白挹太湖又遠離城市  
有輿絕之勝余嘗至光福云有山徑可數里並  
玄墓時雨氣昏甚不果往遂出虎山至銅阮而  
還今觀文太史所為輿陸儀部画四游小幅益  
知其勝非它山可比悔當時之不能往也為題  
四絕造紀其勝云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四 六

題褚摹蘭亭

米元章書史云唐摹蘭亭有二其一為王文惠  
家褚遂良黃絹上臨本其一劉涇收唐絹臨本  
今此本是元章所題手筆審定真跡以為褚法  
之妙薛魏歐虞所不能及殆即黃絹本也大理  
以十三百千購得之仍詳訂其始末復以示余  
已無能讚歎聊補其未備云

題元人臨聖教序

唐太宗貞觀中購求羲之真書得五十紙行書

一百四十帙草書二千帙令魏少師虞永興褚  
河南勘定真偽殆盡民間所有故此序懷仁集  
義之行書刻石悉其褒集之富大小相類若出  
一時之書簡珠良玉無俟旁求卒能致美時褚  
河南亦有臨本今此書結構圓熟鮮失矩度誠  
可云功深力到者長興姚知道出以相示因識  
之

書王青州元美白蓮圖社後

遠公初從佛馱跋陀羅三藏授念佛三昧與弟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四

七

名

惠持高僧慧永朝賢隱士一百二十三人鑿山  
為銘誓生淨土劉遺民為之著文此特稱十八  
賢者蓋擇其最賢者入社耳然考其時同誓有  
關公則者歿後友人於東京白馬寺為公則追  
忌是夕林殿皆作金色聞空中有聲曰我關公  
則也向所祈往生極樂寶國今已果矣故乘相  
報佛氏以靈悟為最上乘就其眾中如公則最  
為靈悟友道林虞孝敬並有贊文而十八賢乃  
不稱公則何也王青州元美以蓮社圖屬書宋



李元中所為圖記輒附記以闡其疑

題王右軍草書要領

草書要領晉右將軍王羲之家藏本其法有旁  
截類聚奇字怪字真同草異真異草同疑似變  
化加字易字五集唐天寶十一年虞世南歐陽  
詢妣思廉薛元敬蔡允恭張旭臨寫補缺張彖  
郭子儀薛收顏真卿填楷李白替楷廣德三年  
懷素重補迨宋紹興中又令蔡卞臨補米友仁  
補楷摹刻祕閣今觀其書多醜惡此又後世傳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四

觀

刻失真至此也嘉靖四十有五年六月廿七日

明故處士俞仲蔚先生墓志銘

玉峰之東踞婁水陽者為俞仲蔚先生墓而先生之葬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內無傳哭也廬以外無停泣也邑內外無傳歎息也既大歸視其緋有凝濕者蓋送客皆雪涕云而先生之友按察使顧君謂不佞章志最習先生宜為狀子最知先生宜志而銘其窆封之后不佞唯唯顧君之狀畧曰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先世崑山人婁業儒而其父評事公璋始顯重由

墓志

一

吳

進士連任大郎司理以清幹聞入散署邑邑不得志病卒是時先生甫十三也而哀瘡踰禮又能工奉祖母陸與母黃養莊事兄允升而撫弟允濟咸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經生業顧好為古文辭爭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為馬鞍山賦援別山事靡挂漏而辭雅馴絕不作時人語其名回籍籍矣又二載補郡諸生是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寰吳貢士中英咸推先生為忘年友而歸太僕有先行稍近名能

經術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頗目為甲乙社云  
然先生用語古試輒少利而又中更二太夫人  
憂任念益哀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  
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窳薄又性嗜  
書不別治生日以產挫其配梁至緝緝洗而助  
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日不能三食乎則  
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  
蒸菜佐之若梁肉矣先生蓋刻精於學所造五  
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絕

卷之七

七

句俱宏麗有景龍闈元風騷賦誄頌宛然昭明  
所邁次晚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拙之  
甚小隸駸駸歐柳而上登山陰堂行篆出入褚  
河南稍繼之則米襄陽八分自謂得西嶽碑體  
以方韓蔡茂如矣先生白皙美風神秀眉目賦  
類飄鬚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恒御纏給稍  
及冬加以貂冒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  
日談笑無凡語所酬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凡筆  
客去亦無報謁其最後執益高名益重神交者

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  
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  
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它嗜願嗜竒不食酒  
頗耐食甘間於烏渚間淘一拳石市甘果袖而  
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請行部使  
者若吾故人徐君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  
王君道行中丞張君佳胤繼之而學使者吳君  
遵與中丞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邵  
君玉君俱稱詔賚束帛醪米邵君移書欲得先

墓志

三

生文以為式而先生意澹如也楚王以志楚聘  
守李君以志吳聘羔鴈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  
秦政王君琳呆以三吳水利造質為成一編書  
而已崑令之賢者曰王侯用章與今程侯達右  
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伺先生  
色以間不得也程侯嘆曰古所謂微君真先生  
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為禮祭復賻之登議舉而  
祀於學宮先生生以正德癸酉六月十七日卒  
以萬曆己卯八月初四日配即梁孺人太學生

九萬女子一伯安以瞽癡然有志行娶周氏女  
四婿為邑諸生朱懋承徐世昌周化成顧紹臯  
懋承早卒孫一尚多孫女一許字王宣鼎所著  
集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乃言曰始予與左司馬  
汪伯玉遇燕中伯玉驟謂曰疇為布衣冠哉而  
余未有慮也伯玉撫然有間曰是在仲蔚矣謂  
名傳者也非傳名者也嗟乎士為束髮不能通  
一藝而剽其似以糊口於四方固無論也即其  
著者搵觚翰攄藻麗下上今古而割榮自樹然

墓志

四

得毋遊大人乎哉當士之始為業也實者九之  
名著一之及其就也而愈矣名者九之實者二  
之夫以仲蔚之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以托  
於著述也夫豈為刺促以希一旦名名就而實  
不棄志行不少削乃真仲蔚哉夫安得不布衣  
冠也乎與之與仲蔚通也以不佞乃其相善殆  
甚矣仲蔚於今詩不甚推于鱗而其於古也行  
不滿郭有道書不滿懷素識者疑之雖然是不  
為憫儻吊詭者哉故宜銘

銘曰葬而卜得繇吉曰避之賁是為霧豹文明  
以此於戲其文苑而逸民者邪有晏靖節其人  
者邪

嘉議大夫南京太理寺卿友人王世貞撰



墓志

五

明處士俞仲蔚先生行狀

萬曆七年己卯八月四日崑有隱君子俞仲蔚卒其子伯安即以次月廿九日壬申寔於祖塋之昭位以君之不過也將求志於名世者以為不朽之謀謂余素辱愛於君命為之狀嗚呼予何敢以不文辭按君姓俞氏初名允執更名允文仲蔚其字也世為崑山人曾祖山祖高皆隱德不仕父璋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嘉興府推官繼丁內外艱復除湖州泉州二郡所至以平恕

行狀

稱擢南京大理寺評事鬱鬱不得志以疾卒於官時君年甫十二與兄允升弟允濟奉母黃夫人輿櫬還家君孝性天至哀感行路見者為之酸鼻評事公故廉吏家徒四壁立而君祖妣陸孺人猶在堂君兄弟以藐然孤童盡侍兩大人外持門戶內外肅然人謂俞氏有孀矣君稍長即游心文藝然雅不好舉子業唯喜讀古文辭及臨摹法書作為歌詩極力模擬古人動以晉魏為法大曆以下弗論也間出驚人語即為人

傳誦嘗戲作馬鞍山賦人爭稱之年十七奉黃  
夫人命以易學出試郡別駕李公浙由即署左  
遷頗以才自負見君之作以神龍天馬目之君  
柳儀却之稱毛穎傳者尋薦於督學侍御章公  
袞補郡庠弟子負時有建白以春秋禮記二經  
傳習者少令督學使者擇高才生改授之君乃  
讀春秋然時業能偶割裂之習君素厭苦之數  
欲褫衣冠焚書冊浮游塵盞之外黃夫人力禁  
之乃止邑中有吳中英先生高才博學善獎掖

行狀

二

後進有郭有道之風見君集有黃鶯飛過山庭  
暮欲語不語顏色苦之句大加稱賞遂忘年而  
友之奇文疑義相與辨析往往至於達曙同里  
張通叅石川先生喜吟咏廣交游雅與君善嘗  
偕謁文太史衡山出趙松雪馬圖令君題賦文  
亟加許重張公結社湖南社中有尚書南坦劉  
公箬溪顧公皆海內搢紳冠冕一見君即重其  
器度及席上賦詩又獨屈其坐人皆推以為上  
客由是諸公互為延譽人間漸知有仲蔚矣嘉



靖下未替學使者豫章胡公植按吳君決意求  
去郡守豐城范公慶惜其才極口薦之於胡仍  
力留君就試然胡竟不知君君亦不求知也遂  
辭歸益閉戶讀書肆力古學或模搨古書刻暇  
則玩禽魚花卉以自娛所養益純所造益遠就  
之者如入芝蘭之室而飲醇醪也今廷尉鳳洲  
王公雋才早貴其學無所不闕俯視一世獨折  
節友君時有同志五人者皆官於朝以文章氣  
節相砥礪世稱爲六子以擬建安諸賢一時聞

行狀

三

君名皆爭願與之交方伯長興徐公中行往未  
吳門必迂駕就君戀戀不忍去於是君名日起  
知君者不獨在東南一隅矣使者行却及守玉  
諸公與達官貴人之道崑者往往禮君之廬寄  
以希素之意而君愈以謙虛恬靖自牧終歲不  
一至公庭有不可已者僅於舟中一報謝而已  
焚藹以脩書聘郡侯以脩志聘皆以疾辭不就  
晚節詞翰並臻妙境乞詩索書者肩摩踵接君  
一一應之不以貴賤貧富有間每揮毫構思率

以昏夜能於燭下蠅頭細書了無錯悞往往夜  
分乃罷然以此耗神損血邁一疾不起矣君貌  
古而神情清澈望之者知非庸人與人由由然  
無忤至於義有不可則毅然莫能干予嘗謂其  
和不徇人真不絕物周水部胤昌良以為然君  
性孝友痛廷許公早世事祖母及母夫人能養  
其志送終咸合於禮兄弟皆早世君撫其遺孤  
無異己出所以衛翼扶植之者甚至其薦於倫  
誼又如此嗚呼國家懸爵祿以待天下士豈不

行狀

四

欲得賢者而用之願令所用士率以科目重而  
應試者一失有司之程度即往往棄者不惜雖  
有長才異能無以自效於世若仲蔚者以彼其  
才而竟淪落草莽豈非以科目失之邪然使君  
取科名紆朱紱快意於一時則其詞章筆札必不  
能詣其至必傳於後如今也以此易彼其孰為  
得失耶君所著詩若干文若干並藏於家其生  
以正德八年癸酉六月十七日距其卒享年六  
十有七配梁氏子男一人即伯安娶周氏女四

人長適庠生朱懋承次適徐世昌周化成顧銘  
臯孫男一 孫女一字王宣鼎婦周婚朱皆  
先君卒君少而孤長而窮有舅而替有女而霜  
有絲而多皆人所弗堪者而君居之晏如君子  
莫不多君之善於處窮而又以慨夫造物者之  
垂於福善之理此太史公所以致疑于天道也  
章志朴陋無文而辱君愛雅有素輒撫其行事  
之畧以備采擇伏惟名世君子矜而志之庶使  
仲蔚託不朽云

行狀

五

賜進士亞中大夫前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陞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疏

請致仕友人武陵顧章志撰

俞徵君仲蔚元妃梁碩人墓誌銘

崑山有隱君子曰俞先生仲蔚而安俞先生隱者曰碩人梁俞先生約而善病交於世懋兄弟最深也世懋每過先生一室中壁圖史羅奇石香草語鳥籠映其間翛然忘貧也已稍徙而樓居則益辦而內閤不聞人聲間具而飭客醕糲則無弗潔也無弗旨也乃知碩人有以佐先生隱矣碩人後先生二載卒而子伯安扶服叩余泣且請曰孤之先君子之亡子之兄實銘之母

附錄

八

一

歿而不敢重以請也則維是吾子之交埒也敢以吾母之銘請世懋瞿然避席曰子之先君子今之老萊黔婁也而母老萊黔婁之婦也柰何令天下之美必吾兄弟筆也伯安則益泣而拜曰子毋重辭辭之是棄其孤盲而忘先君子之交也世懋乃謝唯唯而伯安始言狀曰維梁氏吾崑山之著姓也世以文學顯至九範公而貢於鄉也實生吾母七歲而許字先君子十九歲而始歸也蓋吾母歸而王父大理公已歿吾母

以弗逮事為恨則益莊事王母黃也大理公歿而家益落吾母拮据中夕以佐先君子匱食貧而甘於學也先君子為諸生文大有轍棄之去力為古文辭吾母不謂非也先君子足不踰閩而晚節名益重履滿戶外郡邑大夫禮重踰措紳卒不降志以歿則吾母之為助多也又曰凡吾母之孝敬慈懿甚備女德不出外不可更僕道也其約而能裕隱而能安吾子悉之獨數失子五乳得不肖孤而三歲病背百計活之

附錄

入

二

以僅有俞氏如綫之寄則終其身所為戚也先君子歿而見孤之有子子生四年而不祿吾母所為重戚也溯吾母之生自正德八年九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之九年七月十九日子女婚娶具先君子誌中初誌孫孫女各一今為女孫二也世懋之聞於伯安者如此稍次而為之言曰賢哉梁也非夫人孰與而康俞先生以偕隱也顧人年六十有八不為不壽伯安即旨而甚才不為無子世比于老萊黔婁之婦是足銘也其

辭曰夾潮而墟隱士藏兮不祿不爵追文明兮  
不賤不闕澤彌長兮碩人祔之永有慶兮伯鸞  
之冢偕孟光兮馬鞍崔嵬水湯々兮

前進士陝西提學按察司副使瑯琊王世懋撰

附錄

六

三

俞仲蔚先生集序

仲蔚俞先生卒之三年而其友歛郡程于行氏為捐索行其集而廷尉王先生序之廷尉名文章大家而習俞先生其所揚扃文義及稱引俞先生隱德至詳覈矣世以謂俞先生附青雲而益顯意若推功廷尉以為其推轂之力居多要之

俞仲蔚先生集入後序

一

廷尉公初以詩定交俞先生而又生平好揚人善其推轂于諸公間固當假令廷尉公阿私俞先生以為名高無論非廷尉公指即俞先生弗屑也今俞先生言及當世布衣之業具在可攷鏡已蓋明興詞人之業蠡起漂涌然大氏出於搢紳之徒而布衣窮巷之士往々十

不得一此無異故士方窮時咀齧  
衽褐不厭死而已者曾幾何人是  
故飢寒憔悴頰首而從干謁其於  
詞特椎剝希合以自附于風騷之  
致以成其游道而其著者僅亦馮  
負小材陵轢頓挫爭為名高以鯖  
五侯而已此於不朽之業奚當焉  
而耳觀者猶傳之然而士不虛得

俞仲蔚先生集

後存

二

名不虛附當其身或勢激相重以  
夸詡得聲而百年之後形景銷滅  
同腐草木計無復之矣延俞先生  
跡不能一塵之外游不能千里之  
外蓬蒿自擁婆娑乎圖史即達官  
貴人郡國守相傳響而求先生先  
生聊一應之意泊如也豈與夫儼  
巧機辨趨時混俗遊大人以成名



者同乎哉然俞先生願以是得顯  
精覃思成一室言語不必規時好  
聲不必諧里耳若詭若匿以自致  
于不朽之域驟而讀其集泓渟奧  
衍蒼然其色非今世人也其素所  
蓄積豈偶然也哉昔永升論聖俞  
之詩以為窮而後工聖俞窮矣然  
嘗仕于朝至七品官有祿秩以贍  
其妻子方諸永升窮矣以視俞先  
生不猶泰乎俞先生以窮故工以  
固窮故比老而其窮不衰而其工  
亦日以益甚有以哉廷尉公盛稱  
俞先生之文詞而推本其隱德夫  
俞先生之隱德固其所以昌于詞  
者也其褻然為當世布衣之傑復  
何疑哉俞先生有子伯安以瞽廢

然能亟圖其親不朽而屬余嗣廷尉公言諸末簡余縱有所論述亦安能出廷尉公意表而念當俞先生時與家大夫最厚善惟紹芳亦得以通家子數就先生先生折行而進之不可以謂不知先生於是卒申廷尉公之指為序其所以俾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庶有興

焉

俞仲蔚先生集

後序

四

萬曆癸未夏六月丙辰武陵顧紹芳序

刻俞仲蔚先生集後序

余自丁年志慕古昔足跡所至訪  
謁鴻生其行誼之高蓋未有俞先  
生者乃息游崑山以禽鳥納交焉  
先生一見驩善平生久之遂成莫  
逆先生甘貧學古託疾離俗高卧  
一榻不競於世吟詠自適積有篇  
章余取其稿屬友人汪禹又欲選

俞仲蔚先生集

後序

而刻之既見王先生元美已為選  
刻此志遂心萬曆庚辰先生病且  
死憾未與余永訣訃至余哭于予  
家復走哭于墓歎以善壤逸其窆  
子景平以先生命不欲改也己而  
郡丞劉公欲全梓其詩文遽去任  
弗克余曰此先生之靈俾余得償  
夙心乃收其全稿歸校梓于西野

書屋集凡廿四卷王先生復序于  
首其行狀志銘傳表咸附集後先  
生人品之高詩文之粹則載在諸  
公文中余何敢贅第述其生平之  
與余交者如此

萬曆壬午春友人程善定書



黃鎮刻

12333

俞仲蔚先生集後序

二

